

我们的节日·元宵

今年的元宵节静悄悄

□李晓伟

又是一年一度的元宵节。正月十五闹元宵。往年的元宵佳节处处欢声笑语，人们都沉浸在幸福与欢乐中。白天，庆祝元宵节的演出队伍在县城人民大道上有序摆起长蛇阵，从东到西绵延不断，各表演队一边表演一边缓缓前行。无论哪支队伍演出，演员都使出浑身解数，把自己的演技发挥到极致。早船游动着，变换出不同的曲线，毛驴仰着头、伸着懒腰，左冲右撞，盘鼓队变换着让人眼花缭乱的队形……道路两旁的观众在民警的指挥下，聚集在栏杆外，鼓掌声、喝彩声此起彼伏。

元宵节里，白天划旱船、踩高跷、扭秧歌、打盘鼓……让人们看花眼、笑开颜；晚上赏烟花、看花灯、猜灯谜、放孔明灯、戴面罩、喝饮

料、品小吃……让大人和孩子饱了眼福与口福。人们尽情地欢笑，沉浸在无尽的欢乐中，所有的一切是那么幸福、那么美好。

今年的元宵节与往年不同，显得格外宁静。是什么阻挡了我们的欢乐？是什么隔离了我们与节日的心手相牵？

2022年1月8日，疫情突然袭击了汤阴这座小城，一个千年古县按下了“暂停键”。汤阴人民齐心协力，快速行动，与时间赛跑，与病毒展开了生死较量。1万余名党员主动担当，3000余名机关干部迎难而上，1000余名市直单位干部下沉一线，14万余名关联人员主动配合隔离，53万群众听从号召……汤阴人民用“全民战术”确保了疫情不外溢。

春节前后，大家自觉宅在家里不出门，小

区里悄无声息，少见居民走动；大街上人车稀少，只偶尔见到几位独来独往的“口罩人”；商店关门歇业；平地里车水马龙、人流如潮的西关市场冷冷清清。往日，每当夜幕降临，正是时代广场上锣鼓喧天之时，而今广场上却是夜初静、人无影。

经过一段时间的主动出击、科学防控，及至元宵节，社会面已连续近20日清零。为防止疫情卷土重来，汤阴人民不能有一丝一毫的放松，唯有咬紧牙关、再接再厉，才能共克时艰，取得疫情防控的全面胜利。

在“疫”样时光里，今年的元宵节贴上了“安静”的标签，这是汤阴人民从未见过的情景；在“疫”样时光里，人们除了正常上班外，尽量少出门、不聚会；在“疫”样时光里，虽然繁华暂歇，但是商超有序开业，工厂有序复工；在“疫”样时光里，人们将元宵节欣赏热闹的氛围

转化为在网上参与的热情；在“疫”样时光里，抖音、快手变成大家的舞台，人们尽情地在网上表演、互动，乐此不疲；在“疫”样时光里，每个人都在用自己的努力，为让这座城市尽快恢复正常运转贡献力量。

今年，汤阴人的元宵节变得静悄悄。人们用自己特有的方式，在这“静悄悄”中寻找心中那一方热闹的天空。

这静悄悄的元宵节里，满满地承载着汤阴人民的坚守、梦想和希望。待到春暖花开时，待到疫情彻底消失时，大家都能摘下口罩，露出欢笑，迈步走向远方，追寻心中坚守的梦想和希望。

在这静悄悄的元宵节里，让我们一起努力，坚守在各自平凡的工作岗位上，万众一心，众志成城，用实际行动守护我们共同的家园。静等春暖，静待花开。

元宵节 斑斓的暖色

□徐慧根

一个凝瑞的名字，在华夏大地上蕴育，在苍云卷舒的光影间漫漶，更在一个古老而伟大民族的血脉中延续、绽放、峥嵘、滔天。

正月十五，仿佛惊醒了一个星系，昂扬亢奋的节律，唤醒了无数个蛰伏的部落，开启整个春天。

石缝下的草芽，萌动成平平仄仄的颂词，布一道别致的风景，格外葳蕤。

云中的飞鸟在笑，林木掀起了高天，一抹蔚蓝，艳丽鲜亮，昭示另一片澄明。

恬静典雅的古城，擎起红红火火的灯笼，蜿蜒成一种民族的符号，让曾经凝固而又板结的梦想，千载赓续，楚楚动人。

元宵节，在春天的壳上燃烧着昂扬的激情，蓄满了万里春风，笑意融融，镀亮了新春的巨韵，情满多汁，让每一处往事的情节都探出头来，漫延猛涨成势不可挡的斑斓暖色，生生不息。

元宵节，用天下苍生都能读懂的方言，阅读中原浅淡而又幽深的秘史，阅读一个民族透亮而又阳刚铿锵的性格。

此刻，抛开桎梏，扬鞭打马，简约越过了世间的滚滚红尘，折叠时光深处的词语，将北中原隽永的山山水水，举起了涌涨且汹涌澎湃着新韵的传奇，奔流着潇洒，在红尘中渡另一轮清朗明月。

圆满如月

□明新杰

新年的第一轮圆月，皎皎如轮，灿灿如华。

它缓缓升起的样子，让所有急赶归程的人恨不得飞转的车轮快一些，再快一些。

团聚的圆桌已摆好。而我，还奔波在回家的路上。

满街的灯笼和街角弄堂里飘出的乐声，让我的心开始荡漾。心海上泛起的涟漪，画着圈向月亮的方向，层层开去——

我刚做完一台手术，女孩子红苹果似的圆脸，和这手术的结果一样圆满。

真是一个幸福的晚上！

一曲笙歌，春潮如海；千门灯火，夜如白昼。

我急赶着推开家门，围坐的亲人马上起身，为我端来热乎乎的汤圆。

“元”复始、今“宵”团圆。元宵节快乐！

愿所有的爱 and 情意，都能够双向奔赴；愿所有的团聚，都因为共同度过了岁月的河流。

蓦然回首，三十多年共处老妻正悄言浅笑，灯火映照的脸庞竟如月般饱满。忽见遥远的天外，有人正峨冠博带，长声吟诵着“与子偕老”的诗篇。

世间诸事，无论经历过多少磨难，共度过多么漫长的坎途，今夜皆圆满如月。

走进春天的田野

□张好美

趁春天悄悄到来的时候
让我们走进田野
这片静谧、美丽
解冻后的土地
在久别的阳光下
开始接受温暖的抚慰

用锄、铁锹和犁耙
翻土、松土、浇水
去唤醒沉睡一冬的土地
即使土地里有荒草、砖块
甚至荆棘
让田野不再荒芜
让耕耘从此起步

春天是播种的季节
把汗水、期望、信念
连同种子
一起播进泥土
有播种就有收获
让梦想从此起飞

然后
让我们和大地风雨兼程
去守望、去期待
金灿灿的田野



灯火绚烂铺满路 □麻梅然 摄

元宵节的那个傍晚

□朝君

风越吹越低，
像初春里飘来的雪花
星星依傍在河岸，
像远处的灯盏依傍在天边
土色压在西边，
家的地平线
麦香袭来，
灯盏开始一片一片泛绿
瓦蓝的村庄，
星斗闪烁
一脚踏进乡村俚语
垄岸牵牛草提着灯笼，
陌生地打量着每一户人家
把傍晚放在左边，
余下的时光
坐在麦苗旁，
喝杯米酒
带不走家乡的长度，
在青翠的早晨秧苗种植
没有只言片语的爱抚，
只有乡音的温度
就着茶香，
从元宵的甜嘴里吐出的苦

想起那时元宵节

□李献昌

春节刚过完，紧接着就该过元宵节了，过了元宵节，年就算过完了。这两天闲来无事，就写了点自己关于对元宵节的记忆。

记得小时候在我们老家吕村集，一到元宵节，人们就会自发组织在村内的大街上表演吕村战鼓。表演时每走一段就会停下来，表演几个花样，然后再继续向前。我们小孩子在后面跟着看，那种场面真是热闹非凡。

吃过晚饭后的活动当然就是看烟花了。大街上，只听嘭的一声，一朵烟花在半空中崩

裂，随即化作许许多多的“柳条”在漆黑的夜空中摇曳，仿佛在寓意着春天的无限生机。嫩绿的“柳条”还未完全消失，又有一朵灿烂的“金菊”蹿上天空，在空中缓缓绽放，金黄的花穗随风摇摆。一朵朵烟花在空中绽放，好似孔雀开屏，又如天女散花，一会儿满天金灿灿的，犹如丰收的小麦撒满天；一会儿满天红艳艳的，好似漆黑的夜空被涂上妖艳的胭脂。烟花仿佛知道我们对她的喜爱，一个个竞相飞到空中，展示自身的美丽。那流光溢彩的点点金光，把夜空装点得灿烂夺目，真是美丽极了！此番盛景，让人沉迷其中而不知时间的流逝。

烟花盛会结束后，大家带着无尽的感叹回到家中，开始了下一个节目——吃汤圆。一家人围坐在一起，谈论着刚刚结束的烟花盛会，诉说着自己的感受，饭桌上一片欢声笑语。

说起挑灯笼，那是我们小孩子最喜欢、最开心的一件事情。那时候，我们挑的灯笼都是家家户户自己做的。做灯笼时，把铁丝弯成想要的形状，在底座上放块小木板，钉上钉子，插上蜡烛，上面控线，线上绑木棍，最后糊上纸，一盏灯笼就算做成了。

农历正月十五，天还没黑，孩子们就挑着灯笼出来了，而且专往人堆里挤，比谁的灯笼

好看。纸灯笼一碰就着火，有调皮的孩子专门找人碰灯笼，一晚上能碰着火好几个。经过一晚上的玩耍和碰撞，有不少灯笼被烧破了洞，不过这不影响孩子们的兴致，到农历正月十六晚上照样挑出来玩闹。

“流光容易把人抛。红了樱桃，绿了芭蕉。”时光过得飞快，儿时的我们早已长大成人。参加工作后，元宵节时我再也没回过吕村老家了。如今，随着时间的流逝、观念的变化，那些热闹的老场景已经渐行渐远，纸糊灯笼也随之远去，但那份快乐却伴随着我们成长，成了我心中难忘的记忆……

聚离元宵节

□原太古

元宵节的天气风景，在不同乡域有一些或大或小的差别。

比如，在太行山地区，因自古以来经济的落后、物质的匮乏，导致过年的程式与年风年俗比较简约粗陋，多多少少淡化了节的内涵和气氛，除了没有城市的繁华与热闹外，也没有富庶的平原地区乡村那般兴致与浓厚。除夕和农历正月初一尚且如此，到了农历正月十五的“年尾巴”，年味就更单薄了。

农历正月十五那天的一日三餐，在家乡就颇能说明一些反差。

这一天的早饭依然是农历正月初二以来常见的早餐，蒸一锅“黄蒸”（纯玉米面馍），熬一锅稀饭，就上一盘咸芥菜；中午这顿饭是比

较讲究的，把农历正月初一以后便不舍得吃的最后一个花糕拿出来馏一馏，烩一锅粉条豆腐白菜；晚饭则照例要吃一顿饺子，只不过一般不会肉馅饺子，做一顿素馅饺子而已，对外也会说：“我家吃了饺子。”

农历正月十五这天，大人和孩子也有欢乐的活动。几个大人相约，各自拿一根棍子，到打麦场上“赶蛋”。这是一种类似曲棍球的体育活动，事先磨一个拳头大小的石球，人分两队，执棍赶球，攻入对方球坑为胜。场上双方弄姿舞棍，吆喝连连，黄土飞扬，颇像一场战斗，引得场外观众喝彩声声，给寂静的村庄平添一处热闹风景。

孩子们要寡闷许多，偶尔有手巧者举一个红灯笼，奔街穿巷地吆喝，招呼小伙伴一起耍摆。几个正在上学的少年悠闲地聚到一起，探讨新年见闻，掂量着过年时挣的压岁钱可以买

些什么东西。

更有几个新过门的媳妇相约到一家新房里聚会，或轻松地谈论嫁人后的生活感受；或神情严肃地回忆“换亲”带来的不幸婚姻；三家三角，互相牵制，非买非卖，一肚子苦水；或指床猜数，抚腹预子，打闹嬉笑，独成一景。

过了农历正月十五就是农历正月十六，小孩和妇女、老人仍然居家静等时节的轮转，可作为男性成年人，就到了出发谋生养家的抉择时刻。我记得往往在这几天里，父亲与哥哥早已将出行的包裹打制结实，行囊备齐，只等挥别离家，奔向远方。那天早上，天还未亮，母亲就将缸里仅剩的二升白面倒出，烙了四张大饼，又擀了两大碗面条，拌上炒的酱卤鸡蛋，给出发二位亲人送行。我清楚地记得，我们姊妹三个是醒着的，但却静静地躺着，没有一个

人发声，知道此时母亲心里正五味杂陈，比我们难受，谁也不会也不愿捅破这张脆弱的离别感情薄纸！

哥哥跟着父亲离家后，我经常看到母亲坐在屋门里面的墙边纺线。她身子瘦弱，双腿盘坐，一边摇着纺车摇把，一边轻轻唱着一首民歌：

正月十五别爹娘，
东西南北去闯荡；
扛锄盖，带干粮，
不知何时回家乡！

离家的人，为了省些盘缠钱，为了多挣点钱，为了少吃几顿家里的饭（省点粮食），一般不会半路回家，都是一干一年，到了年底才会背着铺盖回来，带来又一年的生活回馈。

当然，这是一段“子在川上曰，逝者如斯夫”的流年故事了。